

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碑帖整理出版的新成果

□ 卢芳玉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被誉为我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为世界文明做出了杰出贡献，早于印刷术出现的传拓技艺也是我国的重要发明之一。传拓这种手段看似落后，但它作为印刷和摄影等技术不可取代的一种传统技艺，一直沿用至今，为我们保留下无数珍贵资料，传世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拓本是出土于敦煌藏经洞的唐拓本、唐太宗李世民撰文并行书的《温泉铭》，原石早佚，文献和帝王的书法艺术赖拓本流传至今。金石拓本是中国特有的纸质文献，是中国古代文明的载体之一，也是国家图书馆的重要藏品类型之一，截止到2020年年底，国家图书馆金石藏品总量16万余种33万余件，其中金石拓片有12万余种27万余件。近年来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新出土石刻拓片入藏，源源不断地为广大读者和学界提供最新鲜、最可靠的金石文献，是国内外收藏金石拓片最多的公藏单位。一直以来，国家图书馆对馆藏拓本编目整理，网络公布，还无偿提供到馆阅览、远程阅览以及各种渠道的咨询，加之展览、出版，以多种方式、方法服务大众，使其成为国家图书馆服务读者的一个特色藏品。

最受瞩目的金石藏品是善本碑帖，包括宋元旧拓，初拓精品，稀见拓本，各类小件器皿的集拓等，馆藏善拓一类总计700余种；另有思适斋主人顾广圻、五百经幢馆主人叶昌炽、饮冰室主人梁启超、四当斋主章钰和铁如意斋主缪继珊五位名家的碑帖专藏，总计6732种11201件；此外尚有端方、陆和九、周希丁、李根源等未建立专藏的名家旧藏拓本，皆有一定数量；法帖和金文拓本中，初拓、名家旧拓也有一定数量的收藏；以上各种共同构成了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碑帖，具有很高的文物价值。善本碑帖除拓本本身年代较早外，最有价值的是历代学者、收藏家和鉴赏家书写在拓本上的题跋，据统计，馆藏各类拓本中有题跋者凡800余人3000余款，这些题跋或注明石刻所在地、责任者及原刻和翻刻沿革，或详述古刻的访求、发现及拓本来源，或考订版本优劣，或证史补史，或考辨真伪，或品味书法，或评论文章，皆为具孤本性质的一手资料，具有不可替代的文献价值。

对馆藏善本碑帖的题跋进行整理出版，金石组前贤们一直都在做，已经出版的有王敏整理的《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冀亚平与贾双喜等整理的《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以及冀亚平辑录的《国家图书馆章钰藏拓题跋集录》，《北京图书馆藏善拓题跋辑录》1990年4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收善本碑帖135种，手书上版，只有题跋文字，没有图版；《梁启超题跋墨迹书法集》1995年3月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收录馆藏梁启超碑帖题跋124种，图版128幅，并附梁氏旧藏碑帖目录；《国家图书馆章钰藏拓题跋集录》2008年11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收录2124件章钰旧藏拓本题跋题签，图版194幅，并附章钰旧藏拓本目录。以上几种，自出版之日起即受到广泛好评，第一种时代较早，一直没有再版，后两种皆单人题跋辑录，不能完全满足人们的需求，整理和公布馆藏金石拓本题跋，已经成了摆在眼前的任务。

“中国善本碑帖综录系列”项目论证会在这个时候召开了，这是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年开始与国内各大金石拓本公藏机构合作整理的一个重大项目，该项目旨在以各馆藏机构为

单位，整理和出版该馆善本碑帖，让学界了解国内善本碑帖的总体收藏情况，是善本碑帖专题著录性工具书。会后国家图书馆就开始了以冀亚平为主的选目工作，该书最初的选择标准是有题跋之善本碑帖，故初选拟做品种目录，即每种碑帖选择一件馆藏最佳本，所以将馆藏同一碑帖的不同拓本反复排比，最后确定一个版本，每一步都做了详细的记录，同时根据出版社的要求，在需要拍照的地方夹上宣纸裁的纸条，以便下一步拍照工作顺利进行。最初选目工作完成之后，确定了 89 种，后续应出版社的要求，陆续增加了一部分有题跋的副本和无题跋的善本。拍照之后，按照原碑的刊刻年代分别由卢芳玉、袁玉红和谢辉根据拓本影像释录、标点题跋，撰写提要；释录完成打印出来，由冀亚平和卢芳玉分别进行校对，将校对意见写在纸本上；释录者根据校对纸本对自己释录部分进行修改，修改稿打印出来再进行第二次校对，释录者第二次修改，如此反复校对三遍；2012 年冀亚平退休，到 2015 年还进行过一次完整的校对工作；此后的校对工作由卢芳玉完成，最后修改每通碑刻的说明文字，交由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文字部分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客观著录，包括题名、说明文字。题名采用碑刻编目规范题名，括注“藏家+版本+索书号”。每种碑帖前都有说明，分两部分：一是介绍碑帖原刻信息，包括碑刻的俗称、别名，存佚情况，刻立时间，原刻地点和现存地点，责任者，以及碑刻行款、后人附刻等，其中刻立时间包括朝代、年号、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元纪年）、月、日以及立、刻、葬等具体信息，地点包括刻立石地点和现藏地点，无可考者缺如，用现行行政区划说明，包括省（直辖市、自治区）、市（区、县）和碑刻所在具体地点（如某寺、某博物馆）三个层级，责任者包括撰文者、书写者（含书丹者、篆额、题盖及书体形式）和镌刻者，只著录墓志行款，用阿拉伯数字“××行，行××字”表示。二是拓本的信息，包括尺寸、数量，拓本的年代（用“×拓本”或“×字未损本”等方式说明）、类型、装潢形式，拓本收藏沿革等信息，拓本的类型以墨拓为主，不予说明，镶拓、朱拓、乌金拓、全形拓等则需要专门说明，拓本的数量与装潢形式密切相关，整幅本中的立轴和横卷用“轴”和“卷”说明，镶衬和软片用“张”著录，割裱本用“×册×开”或“×册×叶”著录，割裱本需要说明行款和开数；拓本尺寸只计算着墨部分，先竖后横，以高、宽加阿拉伯数字加“厘米”表示（例：拓本高 25 厘米，宽 15 厘米）；拓本收藏沿革的说明包括收藏人、题签、题跋、观款、绘图、铃印，铃印释文须顺读，铃印过多则仅著录主要者。说明文字的撰写，除了客观著录之外，还有对馆藏版本的主观判断，国家图书馆所藏善本碑帖，前辈们基本都已经确定了版本年代，编者只是根据历代著录核对版本，原则上尊重前辈们的判断，同时参考张彦生《善本碑帖录》、张伯英《法帖提要》、容庚《丛帖目》、马子云和施安昌《碑帖鉴定》、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仲威《中国碑刻鉴别图典》以及《中国书法全集》《法帖全集》等著作进行具体说明。

另一方面是题跋释录。这部分是工作的重点也是难点，一是数量巨大，二是题跋者笔迹各体皆备，辨认草书、大篆和识别不规范字迹是最大的难点，每次校对都有大量的修改，有几通题跋好几位同事在不同时间都做过释读，个别字也曾经向草书名家请教，依旧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最后只能缺如以待后贤。即使经历了编者的多次校改和编辑的如炬法眼，也无法保证没有错误。因为本书只做题跋的释录，而篆隶古碑的释文和图版都不收；题跋释文使用标准繁体字，专有名词可酌用异体字，文字以照录原稿为原则，输入法中无法显示的碑别

字用图片方式粘贴到文档中。为避免文中书名号过多，跋文中碑帖名称一律不使用书名号，只有书名使用书名号，简称则不使用书名号。如：《金石萃编》，萃编。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的编纂按藏品分为碑刻和法帖两类，全书收善本碑帖135种，包括碑刻99种、法帖36种，皆以刊刻时间为序。全书分上下两册，包括碑刻卷、法帖卷和题跋释文卷三大部分。前两卷包括提要 and 图版，题跋释文卷对所有题跋进行了释读和现代标点。《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历经十年的整理，终于于2020年年底出版，使读者得以了解国内外收藏拓本最多的国家图书馆的善本碑帖收藏情况，同时对梳理国家图书馆馆藏善本碑帖具有重要意义，这是国家图书馆首次对馆藏善本碑帖的系统性公布，包括高清图版约2000张。体例严谨、表述规范、信息全面、内容权威，能够将题跋和拓本海量书影公诸众人，以飨读者，助力善本碑帖的研究。书成众手，不敢以己之浅陋自谦，此书已经发行，仍窃望方家不吝赐教，以补缺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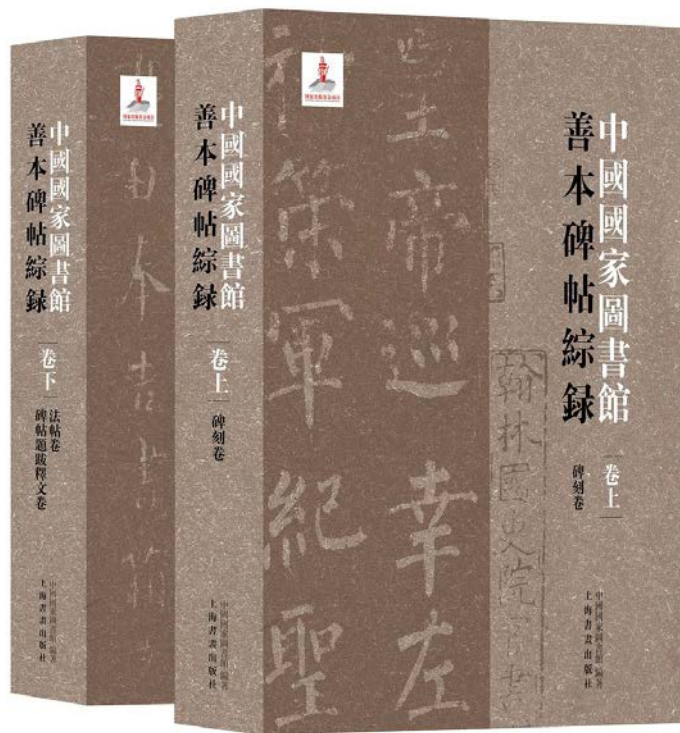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碑帖综录》